

虞初志

終

虞初志

終

PDG

虞初新志卷二十

小娜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

湖山來輯

三儂贅人廣序

汪 价 三儂

余小時讀書西園、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冊、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櫛髮頰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燐外呦呦鬼舌、自思不敢爲孽、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利者耶、燃火跡之、声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爲蛛絲所罥、風入葉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爲鬼而噪者、卽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

在焉。持杖逐之。見頽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
之衣紛然而墜。但無声息。遽以灯照。乃老蒼頭浣
其故衣懸之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寔相。皆是人
以其意造之。嗣是無疑懼心。余嘗爲牧猪奴戲。凡
謠集謝爲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妓斜遊。每遇名
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素金俟助膏火。二者
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集。
問正當一嘗惡趣。卽解脫耳。一意救斷。更不復爲。
向應京兆試。數見別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情悅
悲惶。淚簌簌兩下。余則廊落宴笑。猶茲吾也。甲申

當國定、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臨於縣
庭、口呼大行、含辛以爲淚、余惟順、偪哉不欲生、平
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
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逝、芹
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訖、盡以
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
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
殯、蒙莊鼓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
制哀、而曰、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
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奕、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

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願者不
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
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
失、不以縈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
契、莫非後人、卒不相遠、便如夙昔、脫口披肝、觸之
言、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南、判若行路者、
聞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友、仕粵東者死
兵、令補令陳寶臣大埔令粵西者死疾、以安令
嶧者死望、嶧縣令帥河北者死顛、河北遊羣沉元
培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張正起爲盜劫殺仕充

仕若仕岳者。皆以真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驅落。
兖州通判項萃女武康令。以進士爲吏部選人。沉
吳之遠。平適合朱兼而。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
冠。爲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纍纍遭挫辱。終其身
困。蹈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優游林水。泰然
以韋布老。酒國詩城。長爲三儂湯沐邑。此非天縱
之者。民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
之中。默爲提救。王中隨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
忽崩。檣桅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開
然舟浮水面。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

成灰燼。歸而典衣質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爲
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徧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
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窮賊。竊殆盡。於三四
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皂隸
入我室。枵然烏有也。見凡上書。捆之以去。因憶往
昔平陽書。棄珍護甚嚴。惟恐飽蟬鼠之腹。乃於二
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
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
民舍。口呼縛僑冠者。破我閤而入。勦掠靡遺。余幾
被繫。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兒莊。羣盜截

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大笑。
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
荊州。謁賀惠藩。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
虎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密之。
超化砦。飲於張鑑空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
置馬上。軒然掠鞍而行。聞從人謹譟聲。次日始知。
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
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門絕巘。一白額虎坐澗。
溪流。余與眾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一。
人眾客噪戰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

久矣。今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十
弱管耳。當揮斥成長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嘯跳
入叢莽。與眾客越宿樵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
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
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是夜夢虎頭人來謝
教持鹿酒共酌。與正酣。爲役夫催起。乃驚失之。余
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丈。道途拱揖。不辨爲誰。
迫老而視不加耗。昏暮能審文字點畫。燈下書紅
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歛也。相傳文人目多青。歸
咎讀書。茨膏繼畧。以致損明。此言近証。殆由天分。

宋學士作咨目、瞳文、罪其失職、寃矣。余拙於目、而
耳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即覺。
四足者無羽翼、子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賤
目、睡大而睛露、有議其蜂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
世俗之惑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義農之牛
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深紂之長
巨姣美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
余足不健於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見若赴。至如登
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
說、好齟齬剛物、未六十而齒然落、其二時逞舌鋒

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
年既邁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
其爲衰憊亦可知也余在蓉江愛異人術能鍊臂
爲鐵聽力士乞如虎者張拳擊之余臂無恙至十
數擊而彼拳痠滿不能舉矣海昌查伊璜嘗言有
豪客者鐵臂與余無二客本武林婁人也伊璜宴
客湖心亭客殲破舟亭索酒伊璜粒與同飲酌
叫盡懽飲畢悉以餘饌贈之後客仗劍從軍底定
間粵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璜以明史
可掛累客感酒食之志陰爲營救寃乃白同一臂

術耳。客以宴而侯。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尋書生也。可晒也。庚子擢得白髮。爲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鹿仙裔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士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翥霄鶚之外。目迷陰暄耳。聾怒濤。始而驚。旣而爽。終而安焉。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驚。崇禎末。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墅。弓

張矢落、同學者以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懸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二任、常食不能噉大臠、客之饗者喜並余餐、僑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醬鮮蔥、有同嗜焉。歸而饌且兼人、反覺稻粱之寡味。五歲時、私闕酒室、垂首盞面、吸取浮體、遂至沉頓。家人徧索、乃酣臥於簾櫳之側、長而借稱大戶。常時刻宴眾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浦國朱掄生、率旗對壘、終夕不言散。

時有朱雞啼。汪天亮之目。主人悅。間亦取樽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懷慶之高臺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胡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卯。領二壺無腹瀉。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茗芋意。從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啟戶而視。觸受風色。心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哺而復。三公者相對。噉咯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旅舍。候李御史行施癰。坐無慘。聞西郊演劇。觀者甚眾。趁步一往。臺之旁列肆。酤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選席。

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豪者並酌拇
戰不已遂蔓及他席大衆轟飲余玉山頽矣彼此
造次未及敘姓氏亦未識余邸舍羣起而掖余昇
之野廟神幔之前迨曉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樂
地昔賢所云時復戢之余不習鐫朽而侗於茶理
友人戴惕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鐫以消七
碗之興及至杞子園有馬布菴者又盧楚之後勁
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惕菴
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
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謫去補茶星此亦

老僮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不調。又好秋末之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芟。姬文之昌歎，近日俗尚食烟。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烟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惑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服之矜重，不輕爲塵沬，卽至褻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嘗記先

大夫於余入泮時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譚。則衣之。幾三十年不之澡濯。有勸余改作褻衣者。賈子曰。冠雖敝。弗以苴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過數楹。團聚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日坐臥者。止於牛舫。圍塞書卷。櫛比鱗次。咨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嶢。霞垂雲聳。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負道如游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皮板之房。不耐卑庳下濕。又愛短簷淨几。其牕四開。晨起披襟。爽受風日。如入閭。